



垃圾清运职工宋波： 城市黎明前的“净行者”

□晚报记者 王真
通讯员 邓麦乐 李鹏飞

凌晨4点,城市尚未苏醒。市环境卫生清运大队停车场里,宋波的手电筒光束在垃圾清运车周身游走:轮胎气压、液压油管、举升开关……13年的职业习惯,让这套出车前的“体检流程”早已刻进肌肉记忆。随着宋波驾驶的垃圾清运车引擎轰鸣,沿着新立河西路划破夜色——这是这位城市“净行者”平凡而忙碌的一天开始了。



>>>第一缕晨光里的“流动算术”

驶向秀水花园的20分钟车程,宋波在心里默算着今日的清运地图:43个点、3个车次、20吨垃圾,从南到北的路线像数学公式般精确排列。“城北的固体废弃物转运站是终点,所以得让起点离‘答案’越近越好。”他笑着打比方。当随车人员苏利平、张来凡将第19个垃圾桶归位时,

东方天际刚泛起蟹壳青,地面已被扫得发亮。

在滨州实验学校南校区,清运车缓缓滑行。校园里静悄悄的,跟白天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。“为了不打扰他们正常学习,我们就得提前清运。”宋波说道。在吾悦广场地下停车场的垃圾房内,50多个垃

圾桶组成钢铁方阵,当人们下意识后退时,苏利平的扫帚已精准扫过车轮碾过的污渍:“夏天下车装一次垃圾,身上又臭又湿;冬天凌晨的那个寒风,真是刺骨得疼,冻得手脚都不利索。不过……”他直起腰,指向远处渐亮的写字楼,“等会儿这里飘的就是咖啡香了。”



>>>日头里的“汗水刻度表”

垃圾桶推至清运车后面的挂钩处时,伴着垃圾桶与机械臂的碰撞快速举升后翻,桶内的垃圾倾泻到料斗内。随着机器压缩的轰鸣声,料斗内的垃圾已被吞到了清运车的肚子里去。上午10点40分,第三车垃圾压满箱体。在韵和佳苑,宋波用铁钩勾

出垃圾箱夹缝里的酸奶盒:“别小看这玩意儿,夏天发酵起来异味强烈。”

归队洗车时,宋波用棉纱擦拭仪表盘,三年来9万公里的清运路,让这辆百色战车布满细微划痕,“这车皮实,是我的老伙计。”

午餐时分,包子铺老板远远招手:“今儿的粥多熬了十分钟,趁热喝!”弥漫的蒸汽中,宋波摘下手套,指节上的老茧比同龄人厚了几分——那是无数次拖拽垃圾桶留下的年轮。



>>>始终在线的“城市美容师”

14时,宋波在休息室用冷水洗了把脸,镜中的他虽然一脸疲惫,眼神却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虽然此时是他的待班备勤时间,可他依旧跑到转运站卸料平台上,去帮忙卸车。宋波一边“搭把手”,一边熟络地和同事们互相聊起当天的工作。

要不睡不着觉啊!”宋波这话逗得大伙儿都笑了起来。

“上午完成清运任务后,下午就在办公室待命,哪里有紧急情况,我们能随时出发支援。”宋波介绍。谁能想到,这个说起工作头头是道的环卫骨干,13年前还是个戴着口罩、不敢靠近垃圾车的新人。如今的他,早已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,用自己的双手把城市的“脏乱差”变成了“洁净美”。

这些在黎明前出发的人,是城市的“净行者”。他们的工装浸过零下15摄氏度的霜,也晒过38摄氏度的日头;他们听过凌晨四点的风声,也收过陌生人递来的矿泉水。当我们踩着干爽的路面追赶朝阳时,那些被清运车带走的“昨日”,早已在他们的汗水中,化作了城市新陈代谢的营养。所谓岁月清澄,不过是有人在暗处,为你分拣了生活的杂质,捧出了黎明的纯净。

